

榕陰新檢

榕陰新檢卷七

閩徐 燁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名僧

扣錫異蹟

唐乾符間候官僧義存初叅德山得其玄旨及歸閩
建寺於象骨峰凡所需木石以錫杖扣之卽數百里
皆能自至若驅鬼物嘗題水磨云菴前未日無狼子
磨下經年絕雀兒忽有一雀作人語曰狼子雀兒俱
是佛有何分別却驅之師大悟合掌識悔曰老漢錯

也然自是狼雀亦絕

閩掌故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叅雪峰峰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後自鷺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
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
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閩王請
居內堂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
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
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至今遠近祈禱

飛臂禱雨

僧義收後唐時居於萬歲寺貞明元年閩中春夏不雨義收以膏燃指而呪之積薪通衢期七日自焚方烈日觀者山湧須臾有黑雲從鉢盂中起大雨立注十刻黑雲復歸鉢盂烈日如初其後洪州大旱州人聞收名詣寺請焉收截左臂與之曰出此以禱必有應者及臂入境雷雨大作臂隨飛去是日義收在萬歲寺閉關入定及出關兩臂宛然

三山志

康僧顯跡

閩縣嘉崇里之南貞明二年有光竟夕視之得一浮

木已而夢一胡僧云吾康僧行化吳越今將福汝閩
宜以是木立吾像既寤衆異之乃嚴精亭宇飾晬金
容榜曰聖跡院康僧者康居人也孫權時言佛舍利
事乃置餅于几忽聞餅中有聲果獲舍利權歎服乃
營塔

三山志

應之善書

僧應之姓王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
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區
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爲浮屠保大中授法章應制
大德賜紫凡禱祠章䟽一筆卽就意如宿構元宗喜

楞嚴經命僕射馮延巳爲序勅應之書鏤版旣成上之元宗嘆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丰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夷堅志

契盈切對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淥波亭王曰二千里外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爲切對益其

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里

西湖志

木毬趯出

雪峰和尚趯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峰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曰三卽一卽三當時以此雪峰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峰不立名題覲體受用

柳邪代醉編

悟禪說偈

謝義韶福寧州南鄉人幼入西峰年十六遍遊諸方

悟達禪機有偈曰莫道尋常事尋常也自難明月滿
天下迷人坐不安常不食自飽身着紙衣一日赴赤
岬齋人推之落水墜深淵中或以爲死無何先至齋
筵紙衣了無濡濕人咸異之太平興國七年重九示
寂有幻語告徒衆曰坐滅生門易過歸受死門難入
法不可勝勝則虛行有道自顯古今罕聞高之無上
深之無下百川同歸一原衆流終還大海告畢端立
而化號爲目連真身智覺菩薩

鶴汀私抄

移石馴虎

連江縣西北五里有獨覺巖唐宣宗時僧銓與怡山

大滙老爲法空爲友峰有巨石如覆盆銓雅好居之
欲移其室未能因指之曰人實無力神乃有功俄而
風雷大作詰旦石移山下儼成一室乃坐神其中凡
四院尚有雷移石在焉巖有猛虎爲獵矢所傷至菴
前若有所訴銓爲拔去之拊摩良久去數日瘡愈復
來由此出入常相隨號降虎峰政和元年勅賜慈慧
塔林臯詩云寶爐香穗遶松筠遙想遺踪二百春幽
石移時雷電設孤峰坐處虎狼馴

三山志

有世無世

僧文謙福州人穎悟絕人好誦佛書十一出家遊吳

楚歷金陵諸山住台之鴻福寺振揚宗教洪武初召
至京師言論稱旨居久之忽謂其徒曰吾將去矣援
筆書偈云有世可辭是衆生見無世可辭是如來見
踏倒須彌廬空虛無背面端坐而化

竹窓雜錄

桃花悟道

咸通中連江靈應院僧志勤號源寂曾叅馮山見桃
花有悟詩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

輟輟述

摩厓禪偈

南澗寺有普眼菴唐安文頭陀因遊山寺榛莽中得

厓石側足而入有一穴僅可容身遂宴坐號頭陀巖
大觀間顏曰普眼頭陀常摩厓偈云客至不點茶相
看淡如水白雲深谷中穩坐浮生裏

閩中定錄

蜺子佯狂

京兆蜺子和尚事跡頗異混俗閩州冬夏一衲逐日
沿江岼採掇蝦蜺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
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
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遽荅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
同殺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唱歌

神僧傳
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踪跡厥後不知所終

鑛師茹素

鑛師者海圻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菜每見家厨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甕鑛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蕪沉檀時號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鎚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前皇甫部曲一皆驚嘆

神僧傳

百丈禪師

唐百丈山大智禪師長樂清平里人初事龍泉禪師一日師令浣巾于井見青黃二龍戲井中翫之歸遲其師詰之遂以鉢探二龍獻于師師奇之令削髮遊方臨行囑之曰子逢馬則叅逢丈則止果至百丈山叅馬祖師遂得道于其山後復歸龍泉立道場製叢林規傳于世

長樂志

圓穎二師

宋陸放翁爲寧德縣主簿喜與緇流會談在福州聞九峰寺圓老深于禪宗乃具疏請之曰闍藍裏人頭

不妨奇特懸厓邊撒手只要承當須遇作家方了此
事上人叅臨濟正法眼得補陀人辨才雖則跛跛挈
挈走諸方不認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
月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
知處猶是半塗欲知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聖泉寺
有穎老亦闡宗風放翁亦具疏請之曰少室玄機陽
岐正脈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人盡向面
前蹉過某上人談鋒俊峭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篋子
頭偶然築着磕著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
便須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趂普供大衆與尔

上座同演宗風鐘鼓鏗鎗旛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由兔徑之高要使師翁起撞破烟樓之嘆

竹窓雜錄

詩僧百鍊

嘉靖中平遠臺僧百鍊本吳人有詩云名利缸中無麴蘖醉人至死不回頭老僧涓滴不入口靜坐巖前看水流

竹窓雜錄

禪師度母

宋黃蘗運禪師遊方得道思父母至家止見一婆子問何處人運曰江西婆曰我子出家在江西多年不歸運因借宿明日辭去運與人言曰老母不識貧道

但母子一見足矣人報其母母趕至福清渡運已登
舟母一跌而死運不回但于隔岸舉火云一子出家
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言擲火燃之人見其母
于火焰中乘光上昇後官改爲大義渡

稽古類編

上堂偈語

鼓山洵禪師上堂偈云朔風掃地捲黃葉門外千峰
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

禪宗正

榕陰新檢卷七終

榕陰新檢卷八

閩徐 煥興公輯

欽吳洵美克符校

神僊

入洞遇僊

虞臯者羅源鬻黃精者也當閩王鱗時羅源有朱益公好客四座常滿臯以貧甚歸之又病疥癬是時益公門下食客皆富給絺服珠履者也無不人人厭臯臯愈益豪居常坦腹臥溪上吹蘆笛爲樂龍啓間陳守元以道士貴幸客有惡臯於守元者守元大怒使

監奴笞數百於是益公不敢復客臯臯旣困故人木
當敏卽背臯而去莫顧臯者臯仰天大笑因去入仙
茅山中當敏意臯貧無行遂陽爲祖道微隨之至羅
喜洞洞門忽開其中玉堂金闕橫亘不知其極皆飾
以明珠翠羽仰不見梁麗人被珠襦曳方空者以萬
計臯至皆却行前迎建翠旂孔盖官屬甚盛當敏大
駭乃解衣冠頓首流血臯目笑之有頃宴客殿上盛
設食飲更爲當敏賜僕妾之殮坐之堂下然亦龍胎
麟脯非人世所有居十日當敏歸臯及賓客皆送之
至洞門客吹尺八擊玉磬臯和而歌曰朝爲雄兮莫

爲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忽然俱去當敏踐
荆棘來歸過益公之門已爲丘壠城郭人民殆非昔
時遍羅源無木姓者蓋洪武之十二年也

晉安逸志

仙舟架壑

游三蓬者秦時人也少而孤與弟乞奴漁溪上日歌
呼相和寒暑以三莎蔽體人謂之三蓬或憐之與以
短褐數日亦棄去始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
襁褓求渡三蓬兄弟以其老長揖而扣之老父曰旦
日玉皇太姥宴郡仙於玄化洞天子能從我游乎三
蓬兄弟相視而駭因跪曰幸甚老父遂令瞑目而坐

但覺蓬蓬如飛食頃忽聞鶴唳竊視之則二舟已閣
巖罅不復動矣於是玉皇太姥乃使謁者設虹橋從
巖引入金闕闕內外鹵簿繽紛天樂迭奏殿上設龍
旂芝蓋玉皇太姥南向坐若天神若真官羽士及老
父等分班侍立陛下左右設霞幄雲茵三蓬兄弟及
山下數百人以次奉謁禮畢賜宴幄下以尊卑次起
上壽酒罷三蓬輩從虹橋下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
漢昭帝時人有見之於武夷山中云

晉安逸志

仙女憐才

林鴻福清人也洪武時爲將樂縣訓導歲辛酉十月

之望與客游玉華洞酒酣籍草而臥夢入涉徑行可
百步許見華表朱榜金書曰瑤華洞天因縱而入見
殿一所金碧熒煌制度閎麗兩觀迥絕而門扃閉不
可得入乃沉吟一絕云翠微臺殿濕紅雲五粒高松
寄鶴群銀鑰已扃苔蘚合不知何處遇茅君乃沿西
墉而行墉外有流水一帶夾岸植奇花美竹水極清
潔可鑒毛髮又多白石青蒲有一女奴青衣紺裳雙
鬟翠蛾據石磯而澣見鴻諦視輟澣拜曰子非林郎
耶妾之女郎待子久矣母惜一往妾當爲子通刺鴻
驚愕唯唯女奴從一便門而入少頃出肅客鴻踵其

武而入路經後苑奇卉異木皆人世所無至怡神亭
西偏有天葩軒軒中碼碯石几一上有紫雲端研一
方兔毫二枝玄圭一笏宣和灑金箋數幅詩集一冊
題曰霞光集女奴曰子姑止此鴻乃拱俟須臾女奴
掖一女年可二八姿容端麗精彩炫耀向鴻再拜鴻
答拜已延坐於西席女坐東席女奴以白玉甌饋茶
茶罷鴻因前席請問姓字女子俛首良久乃曰妾之
嚴君瑤華洞主葆素真君董其姓處默其字妾乃第
三女小字芸香也嚴君階列地仙職司文衡凡文人
才子詩文佳者皆錄於霞光集以脩上帝觀覽妾嘗

閱是集見君之詩數十餘首至一鳥鏡天淨萬花潭
雨香與檄雨古壇暝禮星寒殿開之句尤爲嚴君所
稱賞是以知君之名頃者嚴君巡視武夷洞天未返
旣荷見遇願求佳作鴻謙讓殊久乃揮翰曰白玉仙
源隔紫霞人間有路入瑤華絳囊倘示餐霞訣長向
天壇掃落花女子覽詩笑曰佳則佳矣然子方以文
章宦達揚名於世辟谷之事請俟他時乃援筆而和
若不構思而詩立就曰天葩芳艷絢雲霞自媿才非
萼綠華待得塵緣收拾盡鳳笙同奏碧桃花鴻因其
有鳳笙同奏之句因戲之曰旣蒙接遇兼葭之質願

倚玉樹未審雅意何如女子正色曰妾與君雖有冥
合之數顧君塵凡未脫安足議此况詩發於性情而
止乎禮義君何侮之深耶鴻方媿謝忽聞鐃吹之音
聞者報曰真君歸矣女子辭謝而逝鴻返出戶猶墜
萬仞之淵而覺視向諸客猶枕籍未起翌日避客獨
游先迹履夢中所行之徑宛然如故但阻一潭深不
可測旁皆石壁巉巖莫攀潭中頽鯉數尾浮沉自若
鴻乃書詩一首投之於淵曰曾入瑤華洞裏來天葩
軒檻絕纖埃玉簫未奏青鸞曲山下碧桃空自開忽
有雙魚啣箋而入如炊黍久見蠟箋上浮有詩云天

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
晚峰長想黛眉青鴻覽畢精神恍惚如失尋所得箋
乃一黃葉字亦隨滅快快而歸此後再尋前徑惟見
荆榛縱橫巨蟒當道不可得而前也

鳴盛集

市酤遇仙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
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乞
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叙賓主畢道人
曰有一道友此去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
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顧室中蕭

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屋樑上
懸橘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
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歎不陋貧者可遂
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
柰何翁曰可掇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柰
何與君君旣相愛吾當榻之耳旣覆之以手拭之宛
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邇來相會話
仙機壺天有路客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
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
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

福州離此四日程矣翁始悟遇仙悵快而歸翁後以
壽終云

異林

劍仙再世

林紹用字向卿自號方壺年二十一登萬曆癸未進
士授湖廣茶陵知州以是年臘月履任越旬日之長
沙叅謁郡長行二十里至雲陽山之麓相傳是山爲
赤松故墟有七十一峰玉華秦人諸洞高聳秀拔乃
神仙窟宅也林忽下車引佩劍自刺喑喑有聲若有
人對語狀與人問其故曰頃有衣紅衣者邀我甚急
耳昇歸官舍神色不亂遲兩日待其父至目乃瞑楚

有道人尹法恢者常有神栖其身說人前生事蹟甚
悉召而問之尹曰州大夫仙骨也在呂仙門下學劍
術謫人間世二十一年今數盡當歸耳乃設箕禱之
有稱功曹使者先至曰州大夫非出守茶陵蓋托仙
踪于此爾約次日偕呂仙至至時箕舉云別却塵寰
返舊山神遊混沌有無間閒依翠栢聽鸞嘯坐倚青
松看鶴還黍米珠中窺妙術紫霞光裡列仙班蓬萊
咫尺元如夢風雨陰陰泣劍還父問山中有何事又
云日乘黃鶴萬山遊朱榜金樞白玉樓翠壁雲深丹
氣熟絳炁月滿紫霞流玄都符籙銀箋爛洞府香烟

寶鼎浮塵世虛名應莫惜瓊芝瑤草萬年秋擲筆而
去先是其母夢一仙持劍至家遂有娠產時甚艱浹
旬始生身如澡雪無纖毫血濡幼穎異倍常未第時
嘗召箕仙書一絕云黃金沙滌瑩生光跨馬逢牟姓
字香風滿湘江花滿鄂卽時學得小張良林壬癸聯
捷至赤松故墟而化神仙儼然先告之矣茶陵人祀
林于雲陽山麓

竹窓雜錄

竹環爲証

查約初舉進士往謁龍虎山張真人適有道士自外
來衣衫藍縷言詞高抗查甚厭之及坐位反在查右

愈不堪矣須臾出棗人各一枚獨查棄不取隨行侍
者竊食之及道士去問張真人方知其爲純陽先生
也查方悔曰此正吾之所願見者廼令侍兒往追之
追里許方及道士曰汝主驕傲如是安得令終雖然
位亦不小後當至福建布政使抵任三日索我于市
可也因熟視侍兒曰女亦非仙骨遂以拳擊其背棗
從口中墮出道士取棗竟去行數武失所在矣後查
果仕至福建布政下車之日卽令遍尋道士呂姓者
竟烏有至三日有丐者鬻方竹連環于市問其姓名
不荅有門子張榮進與查公子爲玩查見之悟曰純

陽且至我固無緣也越兩年盜者車細二踰獄出查
遂遇害云

閩海異聞

石洞榴花

唐永泰中樵者藍超於福州東郊遇白鹿逐之渡水
入石洞始極窄忽豁然有鷄犬人家主翁謂之曰吾
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
花一枝而出恍若夢中撫而尋之不知所在蔡襄詩
洞裏花開無定期落紅曾見逐泉飛仙人應向青山
口管却春風不與歸富沙魏萬詩江山巧秀入禪局
四至仙源盡未真萬疊好峰侵碧落一條流水隔紅

塵澗邊鹿跡知何代洞口榴花鎮似春
自恨聲名尚吞鎖無因長對洞中人

三山志

榕陰新檢卷八終

榕陰新檢卷九

閩徐 煒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妖怪

雨錢致富

閩清賀恩里唐乾符中有池錫家天雨錢數萬夜夢人送二鐵鎖至旦果得錢致富後有白鶴盤旋庭下號其山曰朱頂林曰白鶴至今池氏子孫居之

志

亡魂栖箕

林玠字廷珪候官雲程里人憲副玠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日卽記爲文下筆立就天順間與其弟塘先後皆領鄉薦赴京至鵝湖廷珪疾甚塘亟扶以歸及門而卒魂鬱未散聲若有聞形若有見寢坐器物或自動家人爲之置灰布几設箕其箕隨運衮衮不休就視之則皆文與詩也其別父母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酌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惜殘春本期接武青雲路何意身先入九泉別妻云寄言與汝無他故節義冰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父母欲祭其

先則爲之作祭文四方親朋來觀者皆有詩文序別
凡七十餘首

鶴汀私抄

孕婦產虎

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垣攫取婦坐之婦驚怖
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再
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
及長無他但多力耳

耳談

山鬼夜吟

鄭琰字翰卿夜泊白石頭仝弟兄和沽酒共酌沙中
時月色微明聞喃喃吟味來者琰曰月夜吟詩必非

俗客可呼偕飲起視四向寂寞無人頃復有剝啄聲
數步許隱隱云骨在江頭枕碧流閨中猶憶別離愁
可憐沙際黃昏月長伴孤魂泣野秋爲之毛髮俱竦

三奠江干

草澤篇

榕樹作怪

陳朝錠閩縣人以舉人守嵯州萬曆甲申秋儒學訓
導吳日昌次子年十七未娶方叁舍讀書夜有一少
婦來與之狎有似夢魘昏昏然痰作垂斃者數次其
父令其入宿內室妖復追隨日方夕卽拋沙石或響
屋瓦或屋下虛空擲人頭面吳廼夜仗劍逐之見有

物狀矮而黑竄入院中水缸內因提劍擊缸碎之化爲火色青熒復將劍斫之火細分星星而走吳始令其子夜與同臥又來迷魘吳聞其子噉呌呼之醒則云來擊其背他夜又云咬其頸視之果有二齒痕又書于几上索豬首吳亦依具以賽之而拋擲迷魘如故人以告陳陳謂邪祟行妖往往有之但未敢于學霄聖棲之所且密邇城隍豈容縱肆若此遂潔誠爲文禱于城隍後夜吳生臥卽恍惚見之來自云吾居此六十二年未得出見塵凡今得遇子三生有幸仍求與之狎覆魘吳生以口翕取其氣氣勃勃上升有

聲父呼之醒自云抱彼在此其父覓燈視之又云只得一片衣視其把握中一榕葉也吳以告陳陳詢其書舍面城鋪咫尺有古榕樹雖不高大而盤旋糾結于磚石之內植根甚深殆數百年廼命人撤其鋪縱斧盡落其柯葉適因驟雨中輟夜間復夢是妖身無外裳道剝我衣壞我屋我命亦只數日盡矣陳聞之益令人掘其地拔其本頗有潰血由是寸拆其根舉以赴城隍神祠而焚之至旦無餘燼焉其怪遂絕

妖記

談追還魂

候官黃氏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日走入曰
官追我還房卽暴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我者與我
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廼王十一娘誤喚
汝今見大王但稱王氏若寔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
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廼我父也望我來
卽悲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當簾內爲人追至及
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且戒我不得言
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
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卽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
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笑廼放還

夷堅志

狐哺孤兒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喜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死主母聞張幸有娠妬之危殺張者屢矣張逃之七巖山中其夜生子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予我兒棄之求者許諾張廼齧指血書帛棄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隆寵充下陳君命旣櫟絕人璫將何親賤妾罪當極兒子生不辰出腹甫再背棄捐荆與榛一步一反顧五內爲摧崩關穀委楚澤后稷生寒氷天命倘不絕虎鳥成慈仁其後張氏賣爲會稽賈人

婦是時七巖山中有老狐能變形爲麗人行于山徑見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商景見之因託爲寡婦請寄棄兒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乙冒姓商氏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旣長每見帛書輒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爲相溫裨將所殺商流涕曰嗟夫身親爲人長養之而不與其難然是者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爲報仇廼挾匕首僞爲言事者直入轅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十人因自刺佯死夜從狗竇中出更名姓曰胡商亡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

于市聞者無不流涕初張氏從賈人之會稽轉數家
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適過聞之大駭召
商問其言其故因出帛書張氏持之而泣商亦伏地
泣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言于吳翁同歸閩中後
至七巖山求老狐不得於是環山拜之竟以胡爲姓
每伏臘并祀老狐商景

晉安逸志

妖鼠咏詩

成化二年長樂人陳豐獨坐山叢梁上二鼠相鬪忽
墜俄化爲二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
旣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酌其歌詞曰天地小如喉紅

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誤又歌曰去去去
此中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天天外天玉皇爲儂
養男女酒旣闌廼合爲一大鼠向士人作拱揖狀而
去

晉安逸志

鬼國返生

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于大洋共附一木遂
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
生理窮窶每一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
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
以克饑或數日不食捋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

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
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
姓名將柰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瞋目勿
開旣登途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
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木之
上時持食物出餽忽鈴响群誦大悲呪楊少時能之
一聽其聲便隨口持諷鬼不復親會散楊徬徨到曉
往來見者指爲猿猱廼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夜來
法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相認
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越歲乃

如初

夷堅志

白鷄顯跡

白鷄小姐者古麻刺國王哇來頓本之女其前生哈烈人也名阿罕得兒哈烈人既重拜天而阿罕得兒歌喜浮屠之說得其書常習誦讀之以其國及旁近諸部落莫足與發明者廼西入天竺臨兒迦毗羅衛諸國皆無所遇久之至于闐待渡烏玉河有胡僧長丈餘大十圍履水如平地亂流而濟阿罕得兒大駭殆非人也因長跪請得奴事之胡僧曰諾卽與之結言約於是天厨從空而下爲此二人具食食已忽然

不見居有間胡僧亦知阿罕得兒非常人也廼呼與
語曰若利根也吾非若師吾爲若見獨眉師獨眉師
者居葱嶺絕處生一眉介於兩目之間其長有尺得
佛正法吾不若非世之所聞也於是遂隨從入山行
十餘日山中空無人獨一僧按白狼瞋目坐松下客
至削松葉酌流泉啖之於是阿罕得兒遂留不去卒
爲弟子元至正間于闐國王聞有獨眉師也使人强
召之師不得已遣阿罕得兒謝王旣至見王貴盛心
悅之辭而歸師師曰嗟夫子幾得道爲有外心今生
王宮矣柰何雖然吾終度子其得阿罕得兒示寂指

古麻刺國生王後宮爲王哇來頓本女獨眉師數阿罕得日以至古麻刺國之十年亦合掌而逝以從適王後宮鷄且鷓遂爲白鷄子王女見而憐愛之國朝永樂間王哇來頓本率其妻子詣閩內屬未幾病死女獨與白鷄居鷄忽人語曰阿罕得兒頗憶葱嶺周旋乎女大悟曰噉泣涕交橫下因脫簪珥叩頭求識悔鷄廼說偈曰有種因有果因果種還生無種亦無果菩提亦不萌女卽拜別其母右手持鷄而化立三日不僵閩人異之號曰白鷄小姐歲歲奉祠不絕

晉

安逸志

寶劍成精

王華柴周時閩縣人慕張華之爲人故名華家累巨萬性耽奇喜事適世亂民貧凡人家有書畫古器無不以貲致之間有不可致者至忘寢食殫思慮繼之以泣必得廼已嘗從一奴寢於蓮花峰塚舍奴往隔村沽酒未返忽聞扣門聲急華自起開門見一鬼三頭六角藍面赤髮目若電光華笑曰鬼頭何多鬼曰未若先生心多華了無惧意因與握手登堂談往昔事鑿鑿可聽華乘間詢其姓名鬼但吟詩曰身是雲臺第一功橫行海內兩雌雄却嫌文叔無英武血染

溱沱江未紅因自請於華曰身是楚人漢光武時爲
破姦將軍與婦莫氏助帝取天下大小凡數百戰吾
夫婦未嘗不在行間及天下既定遂與客渡江南展
轉流落於此常欲擇主而事無可吾意者竊聞先生
好古是以莫夜求謁今見先生膽畧真吾主也請得
終身事之華曰幸甚遂與全宿比曉廼一寶劒耿耿
有光驗之于將也始知破姦將軍之意莫氏者莫邪
也華大喜出入常佩之一日入山有虎當道劒飛斬
之及華死劒在匣中作牛吼者經日有頃雷雨大作
化爲龍去

晉安逸志

金鎖風濤

無諸時殿前金牛爲祟後帶鎖犇入郡南江中往來
舟航多爲覆溺晉康帝時有漁者垂釣得金鎖引鎖
盡見金牛急挽至岸俄而鎖絕猶得數尺有司以聞
詔立廟江滸舟行者必薦以酒肴唐光啓中靈雲勤
禪師過此未嘗致禮舟至中流風濤湃天黃頭大恐
師推蓬叱之曰業畜不思解脫溝中住得幾時語畢
風濤應聲而定及抵岸有一衣褐老父迎船長跪五
體投地求師超度師爲說十二因緣并說無生法有
頃再拜禮謝而去曰我本金牛之精蒙師說法令生

忉利天矣自是神遂無靈廟亦頽廢

晉安逸志

鄭鬼小娘

福州黃閭人劉稅監之子秀才取鄭明仲司業孫女
淳熙初女卒越三月塋於鄭氏先壠之旁旣拊壙劉
生邀送客飲于庵中忽一蝶大可三寸飛舞盤旋於
左右劉異之戲言得非吾妻乎倘冥途有知當集吾
掌上蝶應聲下集於右手間移刻廼去遺二卵坐客
爭起觀劉呼一婦使藏之且嘆且泣少頃一婢來舉
止聲音全類鄭氏衆初以爲狂至晚還家亟發鄭篋
取冠裳釵鉞被服如所素有仍歷數其夫某事爲非

是某妾有何過某僕有何失皆的的不誣夜則登主
榻如鄭生時明旦區理家事爲檢校庄租簿書充力
親黨目爲鬼小娘其父益田僕也常來眎女女不復
待以父禮呼罵之曰汝去年負穀若干斛何爲不償
令他僕執而撻之如是五年劉生卒婢卽時洗然如
舊詢所見皆莫知

夷堅志

妖磷惑人

唐僖宗福清黃蘗山有巨磷爲崇邑人劉孫禮妹三
娘姿色妖艷磷攝入洞中爲妻孫禮不勝忿恚誓必
死之遂棄家遠遊得遇異人授以驅雷秘法歸與磷

鬪是時其妹已生十一子孫禮殺其八妹奔出再拜
爲鱗請命孫禮廼止其後三子爲神曰九使十使十
一使閩中徃徃立廟祀之然他鱗爲祟者每託三子
之名淫人婦女所與淫者得見其形儼然美好少年
其家人及隣里但聞虛空言語驪笑酣飲一如生人
淫者之家隨意所欲無不立致少忤之則罄其所有
或遇刼或火其居或擊其人國朝候官縣高益山亦
有一鱗山下有齊姓百餘口世受其毒凡娶婦者合
盃之夕壻必他宿以讓之次夕廼敢成婚嘉靖初有
一婦先知此事廼令人禱於九使廟密懷利刃以往

比至其家果見白衣少年入室隨有金甲人追逐婦
遂遮刺之少年失聲而走明日有鱗死于山中其怪
遂絕

晉安逸志

永福猴王

永福能仁寺護山林神廼生縛獼猴以泥褻塑謂之
猴王歲月滋久遂爲居民妖祟寺當福泉南劍興化
四郡界村俗怖聞其名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病狂
不食緣籬竹木自投於地往往致死小兒被害尤甚
於是祀者益衆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祭之不痊則召
巫覡乘夜至寺前鳴鑼吹角目曰取攝寺衆聞之亦

撞鐘擊鼓與相應言助神戰邪習已日甚莫之或解
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旣受報
而汝橫淫及平人積業轉深何時可脫爲誦梵語大
悲咒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之身猴足血污左腋
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女再拜于前曰第
子猴王也久抱沈寃之痛今賴法力得解脫生天故
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曰猴王久受
幽沈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原是佛靈光洞
耀照無邊聽偈已又拜而隱明日啓其堂施鎖三重
盃頃年曾爲巫者射中腋以是常深閉猴負小女如

所覩廼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鷂鷂之類
所爲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

夷堅志

吳嶼夜談

成化間候官有吳師禹者名洪鏗之子也結屋吳嶼
江滸遶屋植奇花異卉讀書其間每月夜必棹小舟
載酒遍飲漁翁旣醉各泛舟來往謳唱相和以此爲
常嘉靖辛酉禹故已久士人張君壽以秋試見黜鬱
鬱不樂廼買舟浪遊恣其所之八月十四夜皎月澄
空泊舟吳嶼江心忽見上流一舟如雀獨一老翁盪
漿浩歌曰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

魴魚都換酒輕烟細雨又空歸又歌曰蓼香月白醒
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却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
任風吹君壽異之因刺舟與語翁曰我是吳師禹察
君之色得非失意於棘院者吾家去此不遠請得爲
旦夕之驩可乎君壽素不聞有師禹亦不知其已死
遂與方舟入其家但見門臨碧水屋遶綠陰空中羅
列經史數百餘卷一童子年可十五六請茶已具蔬
笋爲餉酒數行君壽請曰適聞佳味風致絕群旣荷
晉接敢求一篇爲贈師禹欣然卽揮羅紋箋一幅其
詩曰世路無媒君莫悲開欄看取牡丹枝姚黃魏紫

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君壽再拜稱謝致之几上
夜旣闌遂與共寢旦日睡覺迺在叢莽中石上詩箋
猶存觸手成灰

晉安逸志

蠱毒殺人

淳熙二年古田林紹先母黃氏患蠱毒絕人謂若中
蠱但燒患者耀之且自言黃氏遂言某年日時黃谷
妻賴氏置毒食我所事之神今尚在其厨中紹先集
告都保人谷家厨中得銀珂領子及五色線玦环小
木棋子兩面書五順五逆四字盛以七孔針盒兩裹
各五十而十一無眼皆非人家恒用物也官捕訊鞠

急則佯死釋之復生類有鬼神持之下主簿余靖窮
治靖恐其以鬼物遁急繫庭下礪刃斷其首府帥上
狀提刑謝公師稷躬蒞其家詰之少頃一蜈蚣甚巨
從穴中出謝曰此明證也逮賴氏訊鞠獄具論死所
請順逆棋子者行蠱之日用以下者也順則客當之
逆則家人當之針以眼承毒旣用則鎚斷其眼盒所
殺十一人矣凡蠱喜食錦錦不多得則五色線代之
銀珎領者將分毒他家則故棄之見者利而拾去鬼
物憑之矣毒入腹輒胎久之食人五臟死則七孔出
虫千萬數魂爲祟攝則爲鬼服役于其家云

夷堅志

異政牒蛇

長樂陳祖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新繁丞有老嫗孫爲蛇所吞哭于途祖牒城隍刻日捕蛇至期果有群蛇集廳下祖曰無罪者去獨一大蛇不去若伏罪狀劓斬之邑人以爲神後擢光山令

群譚采餘

飛稻化虫

萬曆九年秋寧德鄉稻穀乘風飛上蔽天人望之一陣一墜若牛馬虎豹之類或飛挂木杪攀視之俱化爲虫

群譚采餘

湖石自行

林運使應雷家有太湖石一片高可丈餘畜之累年
偶一日公坐庭下石忽自行越數丈許是夕公率諸
子欲碎之其姪刑部郎有臺見之曰吾山亭弘敞所
少者此物耳幸以相遺遂令人舁去置之亭中踰一
年先生與夫人共坐方談前事之異言未竟石復行
自西而東先生叱曰能自東而西乎石應聲復西先
生不懌未數日卒後遂搥碎其中流血數升蓋有鬼
物憑之也

竹窓雜錄

野鬼能醫

閩縣井樓門外一農家婦頗有姿容偶夜坐見美少

年來過獨婦見之家人弗覩也至輒與諧枕席懽時
語婦曰若幸無恐吾號春臺與若有夙世緣非禍若
者久之隣里亦不之訝每社集博飲必邀春臺春臺
輸錢共食儼如生者第形隱耳復善岐黃術鄉人有
病常召致之婦亦偕往投劑胗脉不異人世所治皆
愈村民忘其爲恠也居數歲忽謂婦吾與若緣盡於
今日某都某里某姓者有婦新寡吾昨往詭之頗有
相從意咄咄春臺不能不舍舊而面新矣言已寂然

閩海異聞

怪猿乞印

寧德陳騶山褒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怪
猴專憑村婦爲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造焉方
入門怪卽喜曰寧德陳騶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遠
道相從無以爲供可速取楓亭荔支來須臾而荔支
至食之不異閩產時益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
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
欲相煩耳及直指命下陳復往訪之怪曰某雖妖邪
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是未必非有利於世者
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遙遙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
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

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
正人何爲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母晚
年暮夜輒生驚恐欲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
無拒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持帕笑曰使君
幸無相誑此豈太夫人物邪廼千歲老猴皮耳此畜
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卽上帝亦無如之何吾將治之
陳廼以寔告因爲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第坐不
久當來矣頃之見一老猴自縛於墀下大呼曰騮山
害我呼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死焉

閩海異聞

女鬼邀賓

閩縣竹嶼村秀才鄧某者以月朔赴聖廟行香時天色未明嚴城未啓散步林麓見路旁土屋一區有女明妝張燈孤坐秀才從門隙窺女卽開門延之入室秀才欣然坐定命酒所設有魚肉燒餅之類食竟遂與狎脩極歡暢頃之天明城啓隨行僮僕忽失主者所在意其歸矣及尋至家相與大駭廼分道覓之忽于城隅殯宮中見衣角微露視之則秀才方熟寢棺上大呼半餉始醒訪問居民知爲獅橋下官氏女未嫁而死者秀才因詣其父脩言交感之由且云所食何物歷歷可據始悟夜來所飲食者皆官氏之所

以祭其女者也後女家舉其柩火葬之恠不復作

閩

大蜆殺人

成化十三年福建長樂縣平地起一山度之高二丈餘橫廣八尺山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菽園雜記

古墓寶氣

昔有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

惟心堅如石，鋸開視之見。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憑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宋濂文集

遇鬼能和詩

謝翱遇鬼詩云：斜月照人，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鬼云：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滿。殘紅。

宣室志

榕陰新檢卷九終

榕陰新檢卷十

閩徐 燁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靈異

古廟神書

延平府城東有唐招討使湖南觀察司李係之廟係
忠武王李晟之曾孫有捍禦大功民戴而祀之建炎
紹興間屢加封號今廟前勅封碑文七通俱存嘉靖
間福清有林某者乙酉鄉薦林尚義之父也商于湖
南將治裝歸偶有人衣冠脩楚謁林告曰有家信一

封煩君帶至延平府城東間有李姓者付之且囑曰
左隣某右隣某便是林信而受之歸至延津忽憶前
事遂持書入城東遍詢無李姓者林乃舉左右隣姓
名詢之果有其人但左右之間爲李招討廟遂入廟
焚香禮拜送書還神衆駭異之乃發其緘封中有一
紙長二尺餘有字詰曲牽連非篆非草計數百言無
一識者始知其爲神筆也廟官珍藏之裝成一卷不
輕示人有求觀者必禱于神許而后出余于己亥年
客劍浦聞其事與四明李之文告之神始得觀焉歸
而記之

顯靈疾難

葉朝榮福清人官至廣西養利知州中年得奇病三年不寐遍訪名醫弗効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而下告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條然去舉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但無奇耳遂合一劑服之卽成寐再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起矣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精神復至語曰君尚留八旬急歸避倭因五鼓就道疾走二百里明發卽欲挈家避之家人弗信也以告鄉人鄉人咸謂之騃不得已留二日竟挈家止于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

一門無睚類者數載倭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神復
來嘗難適待友人附舟未解纜而前舟先發者不數
里颶風大作舟覆莖魚腹矣然竟不知何神也

雲山

葉氏譜

神鐘出沒

福寧州文殊院鐘唐廣明中黃巢欲取以烹牛鐘忽
飛入龍潭潭塞復移六嶼江每晦冥則與江瀾出沒
鏗然有聲咸寧十三年衆出競迎屹然不動惟雙巖
寺僧一舉手而得焉元符二年長溪尉馮躬行有記
後移縣治龜湖寺至我正德十五年移於譙樓

鶴汀

私抄

孝子遇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
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簪二乘侍女數輩執
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爲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
見知爲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
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
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
時林孝子憇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
家延茶久之吟咏閑雅月華有百尺潺湲探禹穴寸

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
竹葉濃之句謂慙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
吾貞烈勅吾爲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真
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
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慙孫
回望無復入宇矣

涉異志

醫官大王

靈溝廟在府城南釣龍臺之西名下鄭洋其地舊有
洪溝元至正間溪水泛溢忽一木像乘浮槎隨潮往
來溝中者數日鄉人異之乃登於巨石上是夜鄉之

父老咸夢一緋衣神人謂之曰吾素習黃岐之術濟人爲多今當廟食茲土汝等若能祀我吾當福汝翊日各言其所夢無不合者遂卽其處立廟鄉民凡有疾病瘡瘍請其香燭服之立愈因號曰靈溝醫官大王

八閩通志

鰲精受封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峰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誥之弟知誥知詳也晉開運二年率師入閩秋毫無犯閩人祀我于此自是書符療病驗若影嚮未樂間成祖皇帝

北征弗豫詔曾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知證清微洞
玄真人知詳弘靜高明真人勅有司建廟金鰲峰下
歲遣龍虎山張真人齎賜衣袍久之張弗堪其役致
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須臾二金鰲自帳中出蒲伏
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
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
是奏免張真人但遣官而已

晉安逸志

普安除妖

鄭一觀者隆慶時福清農家也雅好持齋誦經凡桑
門之徒過者無不留宿罄家所有資其衣糧先是有

一少年不知何自而來挾數百金占籍於隣村容貌
清雋器度溫雅一觀因許以女招之入贅其日適有
道士求宿一觀以婚辭強之乃許跌坐中堂手結普
安印凝然不動須臾婿至鼓樂沸天燈光載道及入
門見道士一時俱沒道士叱之曰畜生來前復汝故
形赦汝死罪婿卽化爲老猴伏地乞命道士勅遣之
一觀大驚拜請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爲電光而去
明日尋其跡得廢寺故基叢莽中有普安佛像儼然
夜來道士也

晉安逸志

籤詩靈應

嘉靖乙酉順天府庠生高澄與其友周應龍王仲錦
高進應試於通州與游天妃廟見有跪而祈籤者周
曰吾將決吾儕科名俟其籤出桶中遂紵其臂而奪
視乃第十六籤也其籤詩曰久困鷄窓下於今始一
鳴不過三月內虎榜看聯名是秋澄等四人皆捷九
月初旬往謝之又祈籤卜來春之事其籤詩曰開花
雖共日結果自殊時寄語乘槎客危當爲汝持至嘉
靖己丑澄與王高三人俱登進士王仲錦除知州高
進除知縣而高澄則除行人獨周應龍不第以舉人
選太原通判踰年澄同給事中陳侃有使琉球之命

癸巳歲夏六月至閩渡海之時颶風大作桅折柁壞
俄有紅光燭舟果免覆溺蓋有神助是其應也
鶴江
松抄

佛自刻像

宋寶慶二年有合抱樟木長二丈許浮於永福石壁
溪口經年不去鄉人黃姓者異之取至其家議欲雕
長眉老佛二像適有游僧自言精於雕刻遂昇木樓
中令去其梯但多具餅果以給朝夕旣十餘日樓上
寂然登樓視之餅果具在僧已不見二像雕刻精好
非人工可及黃乃以其一送妙峰寺一送方廣巖元

初候官陳億翁先生有題方廣巖老佛自製詩云青蓮非妄亦非真自刻旂檀度世人昨日龍山親接待祖師面目本無形國朝正德間僧徒散逸法相剝落萬曆己丑道人郭清昏夜登巖見一老僧前懸一燈跌坐誦經清至命童子汲龍頭水烹石花茶以進味甘美清告以饑復命童子進蒸胡數枚因語清曰貧僧居此有多年矣近爲頑徒破壞遂致狼籍明年有檀越至巖當復興清參請玄機僧揮麈高談如翻河水頃之天漸昏爽遂不復語清諦視之乃老佛木像旁侍兩童子而已清大驚下巖累月不饑口中常有

香氣明年余與林應起陳价夫僧真潮來游乃謀興
復莊嚴佛像重建僧房云

晉安逸志

變虎食人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橫山舖時日
將暮山色鮮媚逢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
草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掛樹投身草上
左右翻轉酣睡其身已成虎也一躍而起越山超壑
其疾如電夜久頗饑因旁村落徐行犬彘駒犢無所
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旁道潛伏未
幾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

事計程當宿前店俄而鄭到導從甚衆逢啣之上山
時天未曙人雖多莫敢逐遂得恣食之旣而行於山
林孑然無侶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爲虎盍求初
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
掛樹上依然翻復轉身於其草上意足而起卽復人
形矣於是衣衣策杖而歸其僕夫驚喜問從何來逢
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
曰今旦側近有虎食鄭錄事且喜平安逢遂行元和
六年旅次淮陽館吏宴客有爲令者曰巡若至各言
已之奇事不奇者罰巡逢言橫山事末座有進士鄭

遐者鄭紉之子怒目持刀將殺逢言復父讐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于是送遐南行勅津吏勿渡使逢西邁改名避之

續玄怪錄

寄女斬蛇

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常俱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始不及禍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鄉民李

誕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毋相
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旣不能奉養又費衣食不
如賣寄之身得錢以供父母豈不善乎父母終不能
禁乃請好劍及咋蛇犬以行至期詣廟中坐懷劍將
犬先作數石米餐蜜麵置穴口蛇夜出頭大如囷目
如二尺鏡聞餐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
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
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
於是寄乃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爲后焉

法苑珠林

臨安金穴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蚤起
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
而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
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
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
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覩覩其人驚覺而
去

西湖志

王廟蜂蛇

武烈英護鎮閩王廟福州釣龍臺山之西廟有左右
二王相傳王二將也不顯姓氏英靈間發惠祐一方

土人世事之熙寧中閩兵出戍熙河二王現雲端大戰獲捷政和間復戍桂府征蠻之際二王復現降大雹飛黃蜂以退蠻兵宣和二年浙寇竊發連陷數郡將及境俞提刑向自建安領兵南下黃蜂數萬隨舟蔽江居民咸謂神兵之助境內帖然廼五月大新祠宇建楹之日有青紅二小蛇蜿蜒香几間及上梁又見其兩端舉首北向六月以儀曹陳璉奉二王像入廟二蛇又見七月廟成俞公向臨奠前夕夢有神人青色謝以遷祠者祀事畢青蛇忽現左王前神色如所夢瞻嘆久之禱右王曰願賜臨降尋亦現邦人信

敬益篤州以其實聞于朝十一月勅賜廟號武濟六年進封二王左靈應侯右顯應侯

三山志

螺女炊爨

謝端侯官人少喪父母年十七八恭謹自守夜臥早起躬畊力作偶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歸貯甕中畜之十餘日端每早至暮還見戶中有熟飯湯火如有人爲者數日如此端往謝隣人隣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每日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自取婦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爲汝炊耶端心疑乃以鷄鳴出去平旦潛歸竊窺見一少女從甕中

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徑造甕所視螺見女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憐卿少孤恭慎自守使我相爲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卿無故竊相窺伺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祭祀後端仕至今長云

仙史類編

花神托夢

鄭翰卿客西寧侯邸第晝寢夢一黃衣少年邀至左廡下綺席已備遂與共飲少焉呼一麗人至靚妝宛

轉容色絕代少年者曰高賢邂逅不容寂寂遂自起舞蹁躑悠揚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東風吹衣次及麗人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老鶯巧婦送春秋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吹柳絮玉人從此懶登樓鄭正歡適少年者曰文羌校尉來矣只見一人綠袍危冠闊視高步踉蹌至前遂罷席而寤起視庭中牡丹一花映日婉媚一黃蝶翩翩未去乃花神與少年耳綠葉上一螳螂長二寸許則文羌校尉也其年西寧薨逝

竹窓雜錄

蝸牛聽經

莊元美福寧人嘗夢到陰府吏命誦度人經謂之曰
汝生前陀羅天旣覺朝夕受持不息每誦經有五色
蝸牛數百集堂前花木之上若諦聽者翌日復然自
是不食烟火劍畫斗文呪除疾癘全活甚衆乾道六
年冬風雪晦冥家人聞戶外有聲燭之見五色鳥羽
大如掌高六尺許文彩爛然元美嘆曰雙鳳適至示
吾行期遂書偈而化焉

福寧志

犢逸銜刀

永泰俗嗜屠牛徐確爲尉時禁止嚴甚會令之子病
思啗牛心屠者不得已市一犢且將鼓刀犢逸啣刀

徑趨尉治確適在縣廳牘亦走庭下確驗問爲治屠
者送承天寺爲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
事

壺山集

無縫島船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
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
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
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見其主夙好音樂見
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
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國

人者忽見其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岼甘棠寨
巡檢以爲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
往視之其舟剗巨木所爲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
內有小牕闊三寸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
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
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踈秀但色差
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
之旣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及見守亦終更罷去
至今爲恨云

夷堅志

三山福地

元自實山東人也家頗豐殖同里有繆君者官閩中
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借銀二百兩自實與之厚不問
文券如數貸之至正末山東大亂自實爲盜所劫家
計一空時陳有定據福建七閩粗安自實乃挈妻孥
趨福州將訪繆君而投託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
下當權用事門戶赫奕自實未敢遽見乃於城中僦
屋安頓妻孥然後往適值繆出拜於馬首初似不相
識及叙姓名始驚謝延之入室待以賓禮動問良久
一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初不言借銀之
事自實不得已明日復往繆君遽言曰向者承借路

費豈敢辜恩望以文券付還卽當酬納自實悚然曰
與君同里深密承命周急元無文券今日何爲出此
言也繆君正色曰文券誠有但恐君失之耳然某不
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唯而出半月
之後再登其門惟接以溫言終無一錢之惠展轉推
託遂及半年歲且逼矣自實窮居無賴妻子饑寒囊
乏瓶罄抑鬱不堪一日將晚投于三神山下八角井
中其中水忽自開兩岍皆石壁自實捫壁而行將數
百步壁盡出一衙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別一世
界也見大宮殿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徘徊

四顧間無人蹤惟鍾磬之聲隱隱雲外饑餒殊甚行
不能前因困臥石壇之側忽一道士呼之起問曰翰
林舊識旅遊滋味薄乎自實拱而對曰旅遊滋味則
盡是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蕃
詔於興聖殿側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
世四十目不知書平生未嘗遊覽京國何有草詔之
說乎道士曰子應爲饑寒所惱不暇記前事爾乃於
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之曰此所謂交梨火棗也食
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後惺然明悟因記爲學
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如昨日焉遂請於

道士曰某前世得何罪而今日受此報耶道士曰子在職之時以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以爵自尊不肯接納遊士故今世令君愚懵且飄泊爾自實因問及繆君負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錢物豈可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汝宜擇地而居不則恐預池魚之殃自實乞指避兵之處道士曰福清可矣久之又曰不若福寧言訖謂自實曰汝到此久家間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逕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而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

子逕赴福寧村中墾荒田數畝而居揮鋤之際鋒然有聲獲瘞銀四錠家遂稍康其後大軍入城繆君爲王將軍者所殺家資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三年而道士之言驗矣

剪燈新話

化身救產

宋徐清叟浦城人子婦懷孕十七月不產舉家憂危忽一婦人踵門自言姓陳專醫生產徐喜以事告陳婦曰此易耳令徐別治有樓之室樓心鑿一穴置產婦于樓上仍令脩數僕持杖樓下候有物墮地卽搗死之旣而產一蛇長丈餘自穴而下群僕搗殺之舉

家相慶酹之以禮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其親
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府古田
縣某處左右隣某人異日若蒙青眼萬幸出門不見
後清叟知福州憶其事遣人尋訪其所居隣舍云此
間只有陳夫人廟嘗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
已縣于像前矣人歸以報徐爲請于朝加贈封號宏
新其廟宇焉

建寧志

滅火扶樹

嘉祐間閩縣前火人望空中有素衣持鐵扇撲火遂
滅遙告衆曰我長溪上萬林燈也閩人訪求至其墓

拜謁事聞于朝勅封與福真人立廟致祭墓前有大
樹一夕狂風顛仆耆民當夜夢瞪告曰汝等可備酒
飯明日召衆扶樹耆民如言樹果起正德初閩縣令
劉槐失囚禱之夜夢神衣豸服告以亡處明日果獲
福寧志

泰山托生

閩邑濂浦有泰山廟神極靈異世傳林文安公乃神
託生焉文安在館閣日左耳忽腫鳴如鼓百方療之
不愈遣人抵家告之神見神左耳有蜂爲窠刮逐之
是日文安平復矣正德年間京闈發火文安正爲考

官皇急莫避忽見泰山廟諸部從翼之躡高垣而下
得免于難文安在日神頗不靈沒後靈猶故

竹窓雜錄

齊廟周鼎

林世瑞尚幹人成化癸卯鄉薦任山東肥城知縣肥
城舊有齊桓公廟年久頽毀僅存土偶在荒榛中世
瑞蒞邑偶見之夜夢齊桓袞冕來拜曰吾廟經千餘
年血食茲土今漸荒圯是守土者之責也君能爲吾
重新之吾必有以重報君矣世瑞驚覺遂捐俸益葺
重塑像設乃於舊像腹中得周鼎一鼎中藏珠玉無

數世瑞俱取以歸余近年偶至尚幹過其嫡孫家借
觀周鼎色綠如染目所未覩者真大寶也

竹窓雜錄

格陰新檢卷十終